



源於奧運 李漢源

球王襲港 一票難求

近日球迷們，甚至非球迷的普羅大眾都不停在討論，阿根廷球王美斯以及其效力的美國職業聯賽球隊「國際邁亞密隊」將於明年2月4日訪港。

美斯訪港消息一出，筆者即時收到不少球迷朋友查詢，問能否買到該場門票，現在詳情仍未公布，但相信比較困難，因為目前球圈內部也處於購票熱潮。這個現象已經很久沒有發生，記憶上一次是2003年8月8日，西班牙皇馬訪港，事後有巴西國家隊及2014年阿根廷國家隊訪港。雖然當時美斯也在陣中，但名氣遠不及現今正式捧過世界盃的「球王」，當時大球場也沒有爆滿，「球王」的身價及號召力已不能同日而語。

今次美斯訪港，主辦單位訂價不便宜，票價由港幣880元、1,580元、2,280元、2,980元至最貴4,880元不等，將創香港體育比賽門票新高。不過相對美斯跟阿根廷隊於今年6月15日訪問北京，在鳥巢作表演賽的票價是人民幣680元至8,800元，已經便宜了不少，當時鳥巢全場爆滿，場面「墟氹」；原本明年2月的賽事安排在內地比賽，現在決定移師在香港作賽，是香港球迷眼福，可以一睹球王球技。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能否買到球票，相信內地球迷一定會組團來港觀戰，與香

港球迷搶飛。日前與足總會長貝鈞奇飯聚，貝生也被問及可否幫忙買飛，他指足總會暫時一張飛也沒有，也愛莫能助，看來今次球迷們要購票真的要「爭崩頭」了。

買到飛入場自然高興，但如果買不到門票，也只好在家中收看電視直播，這就要電視台購買版權才可能發生。回憶2003年皇馬訪港，用10萬美元購買版權，以當時而言是非常貴，老闆問我用10萬美元可以拿到幾多收視？我當時不敢奢望，只希望能與當時該時段劇集看齊，即大約30點收視，最後結果卻是達到53點，即約300多萬觀眾，超過香港人口一半！20年後的今天情況又會如何呢？首先要看香港哪一間電視台購買到版權，相信不會便宜，購買到這場版權能否做到收支平衡呢？或有錢賺呢？電視台又會否為提高本身電視台形象，願意付出更高版權費呢？始終足球版權是最昂貴的，資料顯示足球以218.5億美元價值排在全世界所有電視體育版權第一位，比率約是40%。

如有兩間或以上的電視台爭奪版權是會影響價錢高低的，購買到版權後放在收費台或免費台也影響收視，在不同電視台頻道轉播，收視率也會有一定差異，期望結局是大眾球迷能購買到門票或在免費頻道收看到這次的足球盛事吧！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醫療吃香

最近有段視頻，有位移民英國不久的女士，無法適應英國生活決定回流，近鄉情怯，在機上看見那座山（獅子山）就淚崩了，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啊！本人這陣子接待了好幾位外國朋友，他們都是來港尋求「港式醫療」，香港醫療真是這麼吃香嗎？

持新西蘭護照的朋友A，廣州、香港、奧克蘭三地走，今年初在新西蘭大病一場，碰上北島嚴重水災，醫院爆滿，朋友病不逢時，四進四出醫院都輪候不到手術台，於是冒險上飛機返港，抵埠即在香港私家醫院成功做了手術，然而在廣州療養期間卻中了新冠，大病加新病，於是折返香港看中醫……

朋友一場大病奔波三地，身體恢復有相當進展，經過一年的體驗，認為還是香港的醫療最好，藥物的質量最佳。朋友在港本來有房子，但久病之後，打理香港的房子有心無力，只能連根拔起在廣州定居，雖然在香港已沒房子落腳，但她還是堅持每月來港覆診，尋求「港式治療」。

另一位移民加國的朋友B，每年都會返港跑一趟。4年前聽她說，頸椎有「腫瘤壓住了神經」，以致腿部至足踝都疼痛，我們聽她訴說病症，又「頸椎」又「腫瘤」，怪嚇人的。

最近她和丈夫返港，為了這條疼痛的腿，看了脊醫，檢查結論是「脊椎某節移位」。朋友夫婦大吃一驚，在加國看了4年的醫生，都說是「頸椎有腫瘤」所致；原來病發時看的是醫術權威，當時並沒有為她照頸椎X光片，權威醫生憑經驗就斷症是「腫瘤壓住了神經」，沒更好的治療方法；朋友尋求其他醫生治療，每一位醫生都跟着「權威」的思路……不敢挑戰「權威」。朋友回到香港，擺脫「權威」的影子，才有新的斷症結果，找到正確的治療方向。

香港是國際城市，醫療水準屬先進水平，醫術上中西兼容，藥品來源更是世界性，不似歐美偏重本土產品，移民海外的華人，回來尋求「港式醫療」，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毛邦傑的一顆心

每一年9月底的國慶觀禮團，只要我參加了，總會見到一位中等身材，梳着西裝頭，四方方微胖的臉型，架着黑框眼鏡，操着一口典型的台灣腔的國語，熱情地跟每一位台胞朋友打招呼，他就是美國僑領毛邦傑。

毛邦傑出生於台灣高雄，祖籍福建漳州，1979年應中國駐美大使館邀請，第一次到大陸訪問，有感於祖國同胞生活清苦簡樸，當下立誓要為祖國做點事。

他親身體會到大陸、台灣同文同種同語言，應該要和平統一，兩岸同胞團結一起打造中華民族輝煌的新一頁。1981年全國台聯成立，適逢其時毛先生在北京，受邀參加盛會。不僅如此，每年的國慶觀禮團，他都是受邀嘉賓。同時，他在美國組團帶領美籍台胞訪問大陸，並積極促成大陸官員與民間訪美，做到中美經濟與文化交流。

毛邦傑說，台聯是台胞之家，每一年的春節前夕，他回到內地透過台聯的協助，找到在大陸生活最窮困的台胞，由他請客吃頓年夜飯，並發給每一位鄉親人民幣2,000元的紅包，在大雪紛飛的年三十晚，鄉情的確溫暖人心，讓不少台胞落淚。

認識毛邦傑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熱心熱情熱誠的人。毛先生第一次自美國組團到祖國參訪，當年42歲的毛邦傑，全方位地照顧每一位團友，熱忱的態度使團友以為他是大陸出生、從大陸派出來的工作幹部，事實上，他也是受邀嘉賓之一。

毛邦傑曾邀請在美國、日本退休的台胞教授到大陸講學。

今年我應毛先生之邀，參加「美國加州台商台胞江蘇安徽參訪團」，為期兩周。4年不見的毛先生拄着柺杖仍然帶台胞團回祖國，他已經82歲了。近距離觀察，發現每一位男士，都細心照顧毛先生，並安排他坐輪椅，我聽到他爽朗的笑聲說：「以前是我照顧大家，現在是大家照顧我，感到開心幸福！」這讓我想起，半杯水寓言故事：悲觀的人，看見只剩下半杯水；而樂觀的人看見，還有半杯水。

這位出生台灣高雄醫生世家的毛邦傑，1979年第一次回到祖國，所見所聞改變了他人生的軌跡，參與祖國的經濟、教育建設及中美台的文化交流。他說：「我的人生有三大幸事：我參加了國慶50周年、香港回歸、澳門回歸。此生無憾。」

今天的毛邦傑已需要拄柺杖或坐輪椅，仍然考慮明年要不要再帶團，他希望自己多年建立的人脈關係不要因為自己行動不便而斷了，要讓台灣同胞了解祖國，創造更多的兩岸商機，發揮餘熱。



黃維平（右）、李正斌（左）非常尊敬毛邦傑（中）。作者供圖



翠袖輕舒 連盈慧

朋友是星也是酒

讀書時代誰都有過這樣經歷，畢業時感到同學之情可貴，都說日後大家應多見面，有人提議組織同學會，一呼百應，於是大家就約定今後每年聚會一次。

初初一年，全體同學興高采烈到齊，兩三年後，誰有了職業，工作繁忙，誰婚後有了家庭，出席人數開始少了；第二年到會九成，第三年八成，往後有人移民，聚會人數相應更少了……

最終留下來的便是生活環境相近，志趣相投，感情也特別深厚從不缺席的鐵桿「會員」了。十分奇怪，但凡什麼同學會大會也好，通常總有個自動當選的天生會長人才。約會時間地點事前必由這個會長安排決定，其餘「會員」少有異議。

有些「會長」日久成了習慣，不自覺無形「權威」上身，不知道就是鐵桿會員，其中也有因為人生階段改變，私事多了，約會也不可能每次出席，「會

長」對這個約會，因為視之為他個人尊嚴的象徵，一旦其中一人連續缺席3次，不管對方的私事如何重要，也認為他陳述的理由不過是藉口，對他有所不滿，甚至怪他不尊重同學的感情而有所怨言。

最近有個感情豐富的小友，因為缺席幾次同學會，給會長有過同樣的誤會而感到不安，我對他說，歐西流行曲有句詞曲：「你像天空中的星星，不常出現，但永遠不會離去」，詞中的「你」，亦可引申為好友，可說是對於真正深交好友感情的寫照；同時我們中國也有句名言：「最好的朋友如同純酒，就是不常見面，也像酒中沉澱一樣香醇。」

有些人認為朋友應該不斷吃吃喝喝，日久不見，感情便趨淡薄，一般世情也的確如此，未必完全說錯，不過這類朋友，雖然相見十年，日日談酒不談心，說到底也不過是未經考驗的泛泛之交。什麼是鐵桿一樣的感情，真正的朋友應該明白，不明白，也就算了。



星在酒濃情常在。作者供圖



百家廊 戚佳佳

雪紛紛

雪來了。

發覺外面下雪，已是次日清晨，拉開窗簾，明晃晃的亮，刺得我剛剛睜開的眼又趕緊合上。

下雪啦！突然的驚喜把沉寂的晨時渲染得異常奪目，遠遠近近的樹梢上，馬路上，以及可見的零零散散的建築物上，以及那些像龜殼一般，在路上蠕動着的各式車輛上，全是雪，白燦燦的雪的世界。也許是之前多日霧霾天氣所致，當潔白如玉的雪，把天地照耀得通體透亮之時，被壓抑的內心，突然像有一扇窗被打開了。摻雜着寒涼的呼吸，變得通暢鬆弛。

雪飄飄灑灑，濃密細小，一粒一粒，成群結隊，風簇擁着，排山倒海般，從天空中撲下來，像個孩童，嘯叫着，竊喜着，一路淺唱低吟，向人間而來。或許，這雪也盼着相聚？它們這是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喜悅。或許，這喜悅，原就不需要掩藏，發自肺腑，出自於本心。

將近一年的時間，我們與雪被隔在兩個不同的時光隧道裏，我們互不得見，卻又心意相通。此刻，眼目所及，室外已然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雪意恹恹，「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納蘭性德當初是跟隨御駕東巡，看到跋涉行軍，想到離鄉背井的軍士們，千里迢迢守在異地他鄉，與家人別離，他不禁觸景生情，寫下這首《長相思》，也

是借此抒發自己對於亡妻的無限思念。這思念是如此真摯而深切，「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他的詩句裏，總有讓人心動，心碎，清晰深沉的愛的感覺，美好而溫暖。

雪紛紛揚揚，這冷冷的雪，這暖暖的雪，一曲《長相思》，纏綿悱惻，銘心刻骨，而又感天動地。想起在家鄉，若是這樣的雪天，所有的事理只是為着一頓餐食。填飽肚子，暖暖和和着，便是最好的禦寒方式，一天三頓熱乎乎的飯食，即使是在大雪封門之時，父親和母親會相幫着為我們操持。晌午割一塊鹹肉，配上幾棵鮮嫩的青菜，湯湯水水，葷素搭配，是一頓極好的午飯。

去地裏割青菜，便是雪天裏家中頭等大事。很多的時候，我都是跟在母親的身後。母親穿着大紅圍裙，束着一根長而粗壯的麻花辮，左手挎着竹籃，竹籃裏擱着一把小鏟子，右手還會把着一個鐵鍬扛在肩頭。母親穿着深領膠鞋，我跟着母親，看着母親的麻花辮被甩過來，又被甩過去。

到了蒜地，隱約看見一些油綠綠的菜葉尖在雪的覆蓋下，忽隱忽現。母親把竹籃交給我，她抄起肩上的鐵鍬，向一處拔起來的雪割去。果然，那雪裏藏着又肥又大的菜，大的菜葉有十幾片，大片的有年豬耳朵那麼大。我興奮地衝上去，捧起菜，放入竹籃。我問母親，嘚嘚，你咋知道這是大菜？

嘚嘚嫣然一笑，哪裏雪鼓得最高，哪棵菜就大啊！嘚嘚說着，咯咯地笑。

我扭頭看向菜地，在一片茫茫白雪裏，果然是高高低低，各不相同。想着那些菜正躲在雪裏，被雪覆蓋着，擁擠着，心裏不禁升起層層暖意。我的笑便隨着嘚嘚的笑一同綻開。不一會，大竹籃就被幾棵菜填滿了，竹籃顯得愈發好看。籃子是青絲絲的竹子編製的，籃子裏的菜愈發鮮活，綠油油，在一片雪白的世界裏，這綠組成我眼中最美最暖的色調。

雪紛紛，我終於還是克制不住，走進雪中，雪落在我身上，我只好一次次地停下來，試着抖落。可轉眼，身上便又落滿了雪。在雪中，我不想讓一把傘隔開我和雪的距離。馬路漸漸清晰，幾個穿着橙色馬甲的環衛工人，揮着掃把，清掃積雪。那雪沒有完全冷卻，它們散落在路上，堆積的高度，不足以讓它們難以撼動。隨着掃把舉起、放下、刮過，地上的雪攆成一堆。這雪，是城市的另一種點綴。

我的腳步，因為一輛車的停靠，戛然而止。車內，流動着古箏清幽透明的旋律，《長相思》中，是一條明媚而溫暖的溪流，我在這溪流中看見了小草的蠕動，有一種氣息慢慢靠近。身上的雪漸漸融化，一絲一絲地潤濕了我的髮梢。外層薄薄的一層紅變成了深紅，帶着淡淡的水汽。被凍得麻木了的手，回了過來，漸漸有了熱氣，《長相思》在時空裏縈繞，我整個人，跟着暖了起來。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助我「回家」的人

鍾南山因為青少年時受到兩位前校長的影響，把華師視如母校般「回家」；我卻得益於母校老師的幫助，才有機會「回家」。

父母「文革」時被下放到遠離城市的地方。為了給我較好的教育，把我送到城裏的堂叔家，在堂嬸當教師的小學讀高年班。堂叔堂嬸雖視我如己生，但對一個10歲的女孩來說，到底不像在自家般隨意。最要命的是，小學畢業後，上中學需要戶口。母親只好安排我到另一個小城上中學，因為有學生宿舍。

父母要求很嚴，不到寒暑假，不准回家，雖然只是數小時的車程。同住的都是同齡人，很快適應。但好景不長，學生宿舍因故關閉，住校生不得不搬離。我被寄宿到媽媽一個女友家當「廳長」，對青春期的少女不太方便。我不敢告訴家人，有幾位女同學就跟我父母說需要我幫她們補習功課，我於是在各同學家輪流住。整個中學時代，就這樣搬來搬去。

中學畢業不久，中國恢復高等院校統考，我考完後就隨父母移居香港，才住兩個月就接入團通知。本來就不太願意來港的我決定回去，父母自然反對，因為當時新移民要住滿一年才有身份證。我這一走，

等於放棄居留權。

父母最後還是依了我。回去之後雖然順利進了大學，卻發現自己居然是沒有戶口的人！當時吃飯買衣服是需要糧票布票的！多虧中學同學們用雞蛋在市場上換來糧票布票給我。其間，我就讀的化學系馮景新指導員和林登峰書記為我張羅，半年內恢復了戶口。

但我終究失去了跟在港家人團聚的機會。每到寒暑假，同學都回家了，我卻沒家可歸！有一年暑假，多次在校園遇到林書記，他才知道我的情況。出於長輩的關切，他積極幫我辦理來港探親的各種手續——我什麼都不懂，也沒放在心上。

在大學最後一個學期開始前，我的旅港申請居然批了。我不想走，因為還差半年就畢業了。林書記卻勸我不要再次放棄「回家」的機會，先取得香港身份證後再打算，並幫我辦理休學一年手續。如果我願意，屆時可以返校再讀。

一年後，我如期完成學業時，已是有了身份的「港生」，可以回港工作、生活。為了報答母校的栽培和師長的恩情，我向林書記提出留在內地教書，將所學回饋。林書記再次作了妥當的安排，我成為深圳教育學院一名教師，當時經濟特區的水食還是黃泥水。（《回家》五之四）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流浪貓的救贖

我向來不喜歡貓。自從後院魚池裏我養的幾十條魚被流浪貓吃得只剩下「魚堅強」之後，就更不喜歡貓了。

有一天去工具箱拿鋤頭，發現一隻流浪貓居然在工具箱的角落裏生了一窩小貓，幾隻灰撲撲的小貓像小老鼠一樣，在紙皮上喵喵地叫着亂爬，我便連頭也不拿了，慌忙退了出來，生怕我這個陌生人的氣息在小貓身邊停留久了，母貓會像傳說中的那樣把小貓吃掉。

因那幾隻小貓的緣故，我居然就忘掉了自己辛辛苦苦養的幾十條魚是被流浪貓偷吃了的，開始擔心母貓如何找到食物來養活小貓，於是除了把家裏給吃的肉類分出一部分拿盤子裝好送去工具箱，又從網上買了貓糧給牠們。而我是真的不喜歡貓，每次都是把貓糧端進工具箱往地上一放便趕快離開。

小貓們逐漸地長大，陽光好的時候會伴伴到院子裏追逐打鬧，要是碰巧看到我走過去，便飛快地逃回工具箱，彷彿我這個每天給牠們送水送糧的「房東」是個妖怪。小貓

雖小，破壞力卻很大，把我剛種下不久的菜苗踩得一塌糊塗，還踩死了幾株我十分喜愛的繡球花，我也只好嘲笑自己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貓們吃了我的魚，我居然還要去關心牠們……當小貓愈長愈大，我就不再往工具箱裏送水送糧了，小貓們後來也離開我的後院到外面去覓食了。

今年的廣東入冬沒有往年那麼困難，溫度早早地降了下來。不知道從哪天開始，每天氣溫稍高的時候，魚池的小橋上總有一隻小貓蜷成團在曬太陽。小貓身上有許多傷痕，連尾巴都是扁的，眼裏滿是警惕和乞憐，不知道牠在流浪貓的江湖和人類的嫌棄中經歷了多少的磨難，才艱難地生存下來的。家裏還有剩餘的貓糧，我放了一點在橋面上，小貓吃得狼吞虎嚥，也不知是餓了多久。

從此，這隻小貓就在我的院子裏住了下來，成了不拿自己當外人的房客。

剛看到一個視頻，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當地的動物保護組織把收容所裏一些受過虐待的流浪貓送進當地的監獄，讓那些表現優異的囚犯代為照顧。結果，在原本暮氣沉沉、

充滿暴力的監獄裏，五大三粗的「花臂大佬」們因為養貓而性情大變，原本打架的技能變成了給貓織毛衣、做貓爬架，他們會在飯桌上交流各自養貓的心得，就連後來大打出手的原因都是因為對方說自己的貓不夠漂亮不夠可愛……流浪貓就這樣喚醒了「大佬」們心底深處的溫柔。流浪貓在監獄裏擁有了細心的照顧，囚犯們開始反省、懺悔自己的罪惡，他們用愛的方式去治癒對方，有的囚徒因此解開了心結，有的因此表現更良好而得到提前釋放……

看過無數救助流浪貓的視頻，這是最打動我的一個。或許，無論在監獄內外，給流浪貓的關愛和照顧，本身就是對人性的一種救贖吧。



後院的流浪貓。作者供圖